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不准轉載翻印翻譯▼

姚紫若徵辭諷世

（彌陀）

姚紫若先生曾經行、年六十、親友們預備爲他祝壽、他老先生慈悲爲懷、不忍殺酒肉朱門、鄉命鏟于盧牲、更不願移聽朋厚貺、假施濟以市恩、因此登報敬告親友、並自己拿出三千元來、移助地方公益、姚先生以身作則、惠世匪淺、但他這條廣告、未免閒話裏有些骨頭、既說不願假施濟以市恩、又說擬爲崧生樂降諸君子、作一前驅、行見沾溉之廣、造福之宏、更有什伯倍蓰於曾經者在、不禁額首望之、等語云云、我記得在姚先生前、已有不少大老做壽、將親朋貺儀、移作捐款的、而且還大登特登其報、姚先生這條廣告、暗擠裏豈非好像在那裏譏諷這班人了、至於後面幾句、更使崧生樂降諸君子、將來大家到了六十大慶時、非也拿出三千元不可、最好要拿出什伯倍的三千元來纔使得、姚先生這條廣告、眞眞惠及後寒不少、我來替他們在這裏謝謝姚先生、再替他們預先謝謝崧生樂降諸君子、我這篇稿子登出來以後、更可以省却那姚先生還三千元的方面、一筆登報鳴謝的廣告費、爲啥呢、因爲我已在這裏替他代謝了呀、

被日本所籠絡的究竟是誰

（心珠）

近來上海最時髦的問題、當推「反對亞洲民族會議」、國人本龜樓學者郎志豪君拉一篇登在報上兜兜風、可是恐怕有人說、他是告化子瞧不起、別人討厭的、於是我也只好把我的宣言、暫時存在我自己的肚子裏、讀了三十日時事新報中對日市民大會的宣言、因內有『不幸吾商界少數份子、均被籠絡』兩句、又耐不住要說了、此次民族會赴日代表、是蔡曉白等四人、但商界上、對於這四人、多不大注意、且按照市民會宣言所述、這四位實只還是傀儡、而眞正被日本所籠絡的、依舊還是商界、少數份子、這少數份子、究竟是誰呀、但也大可以一猜、如今上海的商界、可分三類、（一）總商會、（二）商總聯會、（三）對日市民會、（其中多爲馮少山、趙南公等反對總商會選舉非法之人）、對日市民會、廣東人脾氣天生很硬、從前有某日本機關送去三十萬一張支票、非但不受、而且把對方罵得臭要死、那末這少數份子、可知不在市民之中、說到商總聯會、中堅份子像應仲咸等校對先生、修改洋涇浜章程已忙得臭要死、大約也不會做這事情、說到總商會、像虞洽卿等雖到過日本、去參觀實業的、回國之後、市民會雖亦會陰陽怪氣、寫信去問他要報告、但虞洽卿先生一再說、很受優待、盛意可感、接着學生會爲着民族會事、向虞洽卿先生詰問、虞洽卿先生、回答得十分激烈、可見得、也不是、那末對日市民大會宣言中、所說商界少數份子、均被籠絡、這少數份子、究竟是誰呀、我猜到這裏、不能再猜了、（心珠）

熱得來

日來大熱、寒暑表升至一百度以上、時髦女子、薄綃裹體、玉乳鐵垂、口中則呼剝皮哉不止、（弗如）

胸前玉乳鐵雙垂、露殺冰綃透雪肌、都說今朝熱不了、除非再剝一層皮、

中興煙公司之李鐵夫

（狐露）

上期風流君、記兩起外商和穆杼齋及祝蘭舫的案件、說大約就是外商案件擁擠中的兩起、不錯、我也打聽得說公廨中外商案件委實很忙、最近有個美商大隆、控法租界薩坡賽路中興煙公司李鐵夫徐喬生王昌謨三人、原因爲購十八桶煙葉、定貨不出、追索貨價共美金二千另另二元八角五分、這案情怎樣、我們不管、但李鐵夫此人、我記得曾經在報上看見過、已經鎗斃了、爲的是李鐵夫私下販煙、給淞滬督辦署拿着、所以鎗決、當初報上、好像也說這李鐵夫、是與中興煙公司有關係的人、那末現在美商大隆、所控的中興煙公司李鐵夫、難不成是另一個麼、這一齣雙包案、我眞弄不清爽、倘然就是死的那個、那末又是一件死人官司了、祝蘭舫死了、可要求公廨傳他的兒子、現在李鐵夫不知道有沒有兒子、好在過幾天大報上總得把這事登出來的、我們大家等着瞧罷、

申報消息靈通

（心婆）

前次本報發表申報之北京領事團一文、有反對該篇文字之某君云、金鋼鑽報、每甚意思、其奇若曰、整必加好罵、則足以罵者、在在皆是、苟必欲罵申報、則大可妨最近之晶報格式、罵罵火車妻等文章、何等輕巧、有弗是牛童經之慨、余然其言、曰頗有事在此禪領團與使團等處勵筆、「今日巧甚、余已擬就一題、曰『申報消息靈通』」問何以、曰、廿九日晚十一時半、福州路大西洋附近發生盜匪開槍拒捕、翌日各報均載其事、申報獨無、申報消息本靈通、諒因不及排耳、

這幾天

（風流）

這幾天熱呀、一天到晚、寒暑表終在一百度以上、便是不做事情、坐在電扇風下、這汗兀自也流個不止、這幾天危險呀、棺材店生意、忙得了不得、幾個做棺材的司務、棺材幾乎要做給自己用了、這幾天眞危險呀、翻開報來看看、個個時疫而死的、不計其數、大都早晨起病、晚上便死了、便是在下此刻在那裏做稿子、說不定明天出版時死了、這幾天可怕呀、醫院裏大半宣告客滿、便是有幾個犯時疫尚可挽救的、往往也遭拒絕、于是死的更多了、這幾天苦呀、這樣熱的天氣、誰肯做稿子、外稿自然少了、本報幾個台柱、大家都躲懶、要在下一人唱獨脚戲、總是不討好的了、好了、好了、這幾天居然還有一般人背地裏在那裏開心、是誰呀、開藥房的、賣痧藥的、做醫生的、大家爭着登廣告、打開報來看、噯、嗐、都是些霍亂、吐瀉、吊脚痧、癟螺痧、絞腸痧、等字樣、

上海西廂記

（上）（馮大少爺）

聖嘆內史

或問曰、聖嘆爲數百年前人物、何今又現世耶、馮大少爺聞言、喟然興嘆曰、噫嘻、聖嘆乎、聖嘆乎、聖嘆固數百年前人矣、然而今之聖嘆、非今聖嘆、舊銀聖嘆也、其人愕然、曰、世乃有銀聖嘆乎、請道其詳、馮大少爺曰、聖嘆今已貴爲顯宦矣、堂上一呼、階下百諾、而又累累多銀、故曰銀聖嘆也、其人聞言、似猶未釋然、復致詰曰、我聞聖嘆有外史而未聞有內史、此又何也、馮大少爺喟然又曰、小子年稚、恐不[illegible]言內也雖然、亦不妨約略述之、若夫內之云者、外人不得窺其[illegible]中央人不得窺其奧、惟舊內人乃得暢所欲爲、舊內人者誰、張生爲[illegible]也、鶯鶯者誰、銀聖嘆之掌珠也、張生與中央人之紅娘、則另詳[illegible]之文矣、或疑猶未釋、曰、我聞鶯文爲孤女、何來阿父耶、馮大少爺曰、此其所以爲上海西廂記也、小子眞蠢才哉、

奉贈今人

上海西廂記、絕端不是小說、若有人必謂是小說、其人必墮十九層挖眼地獄、上海西廂記、決不是空中樓閣、若有人設是空中樓閣、其人必墮二十層割耳地獄、上海西廂記、決不是新聞、若有人目爲新聞、其人必墮二十一層剝皮地獄、或又詰馮大少爺曰、誠如大少爺言、則上海西廂記、得乎又將當作左傳讀乎、馮大少爺喟然又嘆曰、小子殆猶存十八世紀頭腦也、嘗告君、上海西廂記、可作路加福音讀、或聞言、大驚奇、曰、路加福音者、非西方人所謂耶穌聖經乎、馮大少爺曰、然、

上海西廂記讀法

嘗余握筆書上海西廂記讀法七字畢、或在旁奮起曰、我知之也、我知上海西廂之讀法也、馮大少爺即轉其述之、或曰、嘗在禮拜堂中、風琴聲裏、咿咿唔唔、率衆共讀之、馮大少爺搖首示否、或大奇、凝神可半小時、忽拍案離座曰、得之矣、得之矣、當在十字架邊、耶穌像畔、雙膝貼地、目不邪視、心不邪思、耳不邪聽、虔誠讀之、然乎、馮大少爺頻頻搖首、曰、葫蘆中賣、豈小子杜猜能中哉、上海西廂記、當口含香煙、屁股放在馬桶上、朗朗讀之、上海西廂記、當鏘在被窩裏、放在枕頭底、牀邊點枝洋蠟燭、細細讀之、上海西廂記、當帶往課堂中、夾在教科書裏、伺先生走開時、偷眼讀之、此上海西廂記之讀法、小子惟毋輕視之、

張生贊

君瑞於今不姓張、永安屋頂白相相、長浜路口家非遠、囊底常留一隻羊、

鶯鶯贊

愛皮西地啥格希奇、趙錢孫李不合時宜、爹爹衙內威廉赫、媽媽房中鐵萬千、哈沒聿體、一部摩託卡、兜風夕陽西、右乃新調菩薩蠻

紅娘贊

而今紅娘、不比從前、中風頗不落人後、吊膀子搶在人先、好在鶯鶯不是親姐姐、拉隻馬兒、哥哥騎騎、右乃新調[illegible]

驚艷

時在乙丑之秋、張生偶游永安花園、涼風襲裾、意態欲仙、仰首天空、見萬里蔚藍、淨無纖雲、不覺微吟曰、此時此際、倘得美人、並肩攜手、俯視南京路上、車水馬龍、其樂爲何如耶、正遐想間、陡覺幽香一縷、沁入心脾、側頸斜睨、則二絕世好女子、眉黛含顰、蓮臉生春、傾國傾城、西子太眞也、略一平視、翩然竟去、張生大懊喪、曰、造物既生美人、何又靳我端詳耶、雖然、我誓必得之、嗟乎讀者、九個月風流孽冤、種於是矣、

驀然見九個月風流孽冤

前本報鐵背君作變星割席記、涉及近芳閣老七、七在背後、大罵殺千刀不止、此其又一影也、（禾犀）

上海大變

（瞎說博士）

這一變眞變得非同小可、原來上海人如今也歎不了、搭漿一次、還可敷延、搭漿兩次、西洋鏡便要穿了、大雄先生、也明白上海從這次一變之後、罵也不興、淫也不興、而最合於趨勢的便是新聞稿子、可是夾袋裏的那個通紅老頭子、生平唯一本領是罵、除了罵字以外、其餘便不在他本領範圍之內、還有一位包龍圖、看他倒也像開肉莊的雪大塊頭一般的肥胖耳、可是東也擔任稿子、西也擔任稿子、又要敲竹管、又要罵人、到了現在、大有江郎才盡之概、不得已、便大變特變、變了這個戲法、來歎歎外行、還有他的外甥江白字、寫白字且不去管他、聰明面孔笨肚腸、談也數談起、眼見得別家小報、銷數飛漲、好不心急、便拉了此陳年貨色出來、聽得說、有一朶浮雲、也將飛去、我勸大雄先生、還是整頓整頓、若再照這樣變下去、眞要上海人所謂「變死快哉」、

美人之標準

（乙廬居士）

美人究以何者爲標準、此不易解決之問題也、古之美人、若西施、王嬙、文君、合德、予生也晚、不獲見矣、然未嘗不以遠山之黛狀其眉、秋水之波擬其目、猩紅之櫻比其脣、細削之柳摹其腰、然西域之人、有以凹目鬈髮爲美者矣、有以高乳肥臀爲美者矣、有以隆準廣額爲美者矣、初至中土、未有不見而却走者、而習之既久、始不以爲嫌、且亦從而美之、然則美人之標準、究安在耶、然此猶得曰中西之所好有所不同也、吾國滬上有巨商某、家畜[illegible]姬、而寡狎碩大無朋之江北婆、又有名士某、日坐汽車、而寡狎瘢痕累累之二等娼、此其故又安在耶、[illegible]吾之[illegible]潤之、女子自十五六歲至二十三四歲、名花婀娜、苗條生姿、少年人目之爲美者也、自二十五六歲至三十五六歲、徐娘豐老、風韻猶存、中年人目之爲美者也、自三十七八歲至五十歲、淨洗鉛華、不施脂粉、此則老年人所謂美人矣、爭若燕瘦環肥、則隨各人之嗜好而異、不可一概論焉、若予、則以眉目端好、肌理致密之半老徐娘、始足當美人之目、若碧玉年華、綠珠豐韻、衆目之以爲美者、予直糞土視之、（一夢雲曰、乙廬先生太忍心矣、）然則美之一字、豈有一定之標準耶、若以衆人之美以爲美、然則寧無與吾同嗜之人、若以吾儕之美以爲美、則又何以解與吾嗜好不同之人、此美人之標準、所以聚訟紛紜、莫衷一是也、邇來頗嗜影戲、所見女明星衆矣、而莫美於好哥哥中之楊耐梅、以風騷徐娘、飾大家嬌嬈、鶯語嚶笑、極幽嫻靜穆之致、而妖艷淫冶、時弈弈流露於神宇間、昔人評美人、稱端莊雜以流利、爲美之上乘、滬諺評美人、輒曰騷在骨子裏、耐梅則兼而有之、豈非香國之人妖哉、古稱尤物移人、執筆書此、不自覺魂顫魄搖、神搖擺地隨與俱往矣、噫、耐梅禍水、直應殺却、

楊耐梅之近影

劉京卿璞齋老人返南、徐昭府蔚園盟兄晉省、同時過滬、賦此即贈

（徐拙園）

一代文星與福星。雙旌同此證心盟。梅花笛擫風塵感。桃葉歌傳月露情。北闕華簪辭紫紱。南朝金粉認朱纓。嗟余久臥滄江病。也學垂楊綰送迎。

情僧赤化記

（无忌）

喧傳海上之紅姑娘、將與世長辭矣、此世者乃另一世界、紅姑娘在世數載、惟今番合同爲最短、蓋僅半載也、本戶底即爲止期、紅姑娘撲通撲通辛苦許久、其代價爲寒雲曾翁一千二百個、銀已取足、嗓亦隨敗、從茲嗜姑娘撲通聲者、會將與鳳去台空之歎矣、有汪姓者、設煙紙舖、上海人所謂小爛牌頭也、姑娘深垂青眼、日以九二五汽車飛馳南京靜安間、絕塵揚沙、豪情萬千、於是姑娘與世長辭矣、汪姓者、裘馬輕肥、翩翩年少、居恆穿紅衣、着紅履、戴通紅帽子、惟帽頂少染綠色、與姑娘之朱顏、相映成趣、或曰、此當年情侶、今殆俱染赤化矣、汪與姑娘既相得、猶雙燕之共棲、必有妒者、伺隙於旁、今果有一同姓者、將使姑娘與汪相分裂、而姑娘窺其隱、不誣其計、於是老羞成怒、風波崛起、今雖央人調解、或可望平息、然而疲矣、噫、姑娘直一禍水、數年以來、凡與暱者、靡不慘變而去、余謂姑娘不如放下屠刀、嫁與豐墉生、若長此以往、我將勸汪姓者速與脫離、不則其舖中紅白一命雖與人俱霧、期不遠矣、

庚澤甫被刺之怪誕

（一）（水翼）

庚恩暘、字澤甫、滇黎江人、日本士官生、光復後、任督署總參謀長職、與某督同學同居、而又同袍之至、親密友也、其履歷本無可記之價值、但其被刺時之希奇新鮮、以及刺客之精靈古怪、實在妙不可辣醬油、至今言之、尤覺青燐碧燄、毛骨悚然也、當靖國軍興、庚任第六軍長、率師抵昭通、即未前進、適某以聯軍總司令資格、親出督師、設行營於畢節、行營之軍法處長曾老九、因爭時爭寵未遂所欲、與庚大起酸素作用、乃乘機向某進曰、庚軍長逗遛不進、貽誤戎機、若不嚴懲、將何以對前敵諸將士、繼又附耳低語曰、崔杼之難、公所知也、倘不早除、公必無幸、某不覺面紅耳赤、牢獨答曰、容吾思之、爾宜愼言、否則爾將爲彼先驅狐狸於地下也、老九諾諾而退、某急召左右親信、密謀於內室、

記西洋模特兒舞

（下）（惜春）

模特兒舞台之佈置、與平常舞台略異、直徑短而左右長、台前置長板一、突入正廳中、人立其上、即能高下如意、模特兒歌舞可刻許、即徐徐舞入板上、且舞且以纖手摩擊降板之兩傍座客頭顱、凡經其撫摩者、覺二十四根肋骨、根根舒暢非凡、聞欲得此座位者、大非易易、必係該場之老主顧、又須時給克姆賞於該場之侍僕、然後方得享此特殊利益、迨舞畢人散、友逕牽余至廟室、復由廟所左門而入、見有數人以眼附壁而窺、恍若邑廟內之觀西洋鏡然、及近觀之、見壁上俱鬪有小穴、大小與銀元相髣髴、惜穴內俱有洋鉛之片掩住、不能一探其葫蘆內藏何物也、友睨余吃吃作鷺鶿笑曰、爾欲一窺個中把戲乎、余曰、入國必須問禁、況既來之、則姑安之、請示我其詳、友乃出小銀幣一、投於孔內、則小門即豁然開、瞥見倩女五六人、相顧而笑、惜僅窺見此部、友乃再投幣一枚、則可窺及乳部、再投一枚、即窺全豹矣、於是恍然而悟、蓋所謂眞正出體模特兒者、固在此而不在彼也、

神州影片公司

新片預告

上海之夜

編劇 顧肯夫

導演 鄭益滋

原俠綺 陸美玲 余叔雄 [illegible] 嚴月閒 楊英俊 嚴工上

定於七月三十起在中央大戲院開映